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文丛

# 中国文化节奏论

王子今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文丛编辑委员会**

**总策划** 张祥涛 陈绪万

**主 编** 孙 晓

**副主编** 王子今 汪 延 李 平

张 强 十宪群 吴祚来

# 目 次

<b>导言:历史节奏与文化节奏</b> .....	( 1 )
<b>1 迟速有命,焉识其时</b> .....	( 8 )
1.1 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 .....	( 8 )
1.2 文明进步的加速度 .....	(16)
1.3 中国传统文化的节奏特征 .....	(24)
<b>2 世风:剽疾时代与和柔时代</b> .....	(34)
2.1 两汉文化节奏比较 .....	(34)
2.2 唐宋社会风习的节奏差异 .....	(47)
2.3 明清历史运行的节奏 .....	(61)
<b>3 士气:急悍之州与徐缓之州</b> .....	(70)
3.1 社会生活节奏与文化地理条件 .....	(70)
3.2 楚俗之“疾”与齐俗之“缓” .....	(79)
3.3 节奏风格的东西差别与南北差别 .....	(85)
<b>4 族类:轻急之民与重迟之民</b> .....	(95)
4.1 戎马之足轻利 .....	(95)
4.2 得时之禾穗重 .....	(100)
4.3 急者欲缓,缓者欲急 .....	(109)
<b>5 兵贵神速,以疾掩迟</b> .....	(119)
5.1 兵之情主速 .....	(119)
5.2 战争对于文化节奏的催振作用 .....	(130)
5.3 农民战争怎样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 .....	(136)
<b>6 中国传统民族心理的节奏风格</b> .....	(141)

6.1	徐行即免死,疾行则及祸·····	(141)
6.2	激进人生与舒逸人生·····	(146)
6.3	静:中国传统文化的节奏定律·····	(154)
7	<b>礼义节奏,国之砥厉·····</b>	<b>(159)</b>
7.1	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159)
7.2	勤政与怠业·····	(166)
7.3	以迟为速的政治节奏·····	(171)
	<b>结语: 历史的疾进节奏与文化的“少年精神”·····</b>	<b>(177)</b>
	<b>后记·····</b>	<b>(183)</b>

夫骥一日而千里，驽马十驾则亦及之矣。将  
以穷无穷、逐无极与？其折骨、绝筋终身不可以  
相及也；将有所止之，则千里虽远，亦或迟、或  
速、或先、或后，胡为乎其不可以相及也？

《荀子·劝学》

## 导言：历史节奏与文化节奏

历史节奏体现出历史发展进程中各个历史阶段的时代性特征。

文化节奏也是形成各个文化系统不同文化风貌的基本特质的主要因素。

为什么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共同体的历史演进或快或慢，或先或后？为什么同一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进展速度有时疾迅，有时迟缓？其“或迟、或速、或先、或后”的历史原因究竟是什么？而迟、速、先、后之相互转换又有怎样的历史条件？对于有关历史节奏与文化节奏的现象及其背景与基因进行深入研究，显然应当有助于对于文化史进程的全面了解，有助于对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的科学认识。

中国传统史学有时以所谓“盛”与“衰”总结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太史公曰：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谍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

《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

司马迁以为诸学派或“断其义”，或“骋其辞”，或“综其终始”，或“取其年月”，以及或夸示其“神运”，或记述其“世谥”，其实都未能概括历史之“要”，也就是历史的要领、历史的要略、历史的要指、历史的要妙。历史之所谓“要”，可能正是主要体现于司马迁说到的历史过程的“盛衰大指”。又如《史记·太史公自序》：

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

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

所谓“见盛观衰”，被看作史家的主要职责。

“盛”与“衰”，并不仅仅是指王气的兴旺与凋灭，它其实又意味着一个历史时期社会创造力总和的价值，意味着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人们的思想成就在人类智慧宝库中的比重，意味着这一时期向历史总体所奉献的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的数量与质量，意味着这一时期文明进步的速度，也就是说，“盛衰”之演变，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历史节奏与文化节奏变化的征象。

当然，历史节奏与文化节奏较为急进，即当时文明创造相当突出的时代，亦往往并非传统史学所谓“盛世”。毛泽东作为对于历史学有特殊专好的政治家，在 24 岁时于《〈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曾经这样写道：

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揽（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sup>①</sup>

---

<sup>①</sup>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85 至 186 页。

有时，竞争激烈，“事态百变，人才辈出”的乱世，可能亦由于社会生活节奏之疾骤，放射出非同“承平之代”的灿烂的历史的光辉。

《庄子·则阳》在阐述早期辩证法思想时，曾经这样写道：

安危相易，祸福相生，缓急相摩，聚散以成。

注家或以为“相摩”有相互“变易迁贸”的意义。成玄英疏：“夫逢泰则安，遇否则危，危则为祸，安则为福，缓者为寿，急者为夭，散则为死，聚则为生。凡此数事，出乎造物相摩而成，其犹四叙变易迁贸，岂关情虑哉！”“缓者为寿，急者为夭”的理解，以人生为拘限，显然不免偏于狭隘。所谓“缓急”，其实大致可以看作对于社会历史文化节奏的总体倾向的认识。不过，其“岂关情虑哉”的断语，则确实接近历史的真知。历史节奏“缓急”的变化，自有其客观的规律，当然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可能正因如此，汉代思想家董仲舒才提出所谓“适疾徐”<sup>①</sup>即适应历史节奏之共同倾向的主张。

《庄子·则阳》“缓急相摩”，其实可能与《周易·系辞上》所谓“刚柔相摩”意近。于“刚柔相摩”之前，有“动静有常，刚柔断矣”语，韩康伯注：“刚动而柔止也。动止得其常体，则刚柔之分著矣。”对于“刚柔相摩”，韩康伯解释说，“相切摩也，言阴阳之交感也。”孔颖达疏又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以变化形见即阳极变为阴，阴极变为阳，阳刚而阴柔，故刚柔共相切摩，更递变化也。”“缓急相摩”者，也应当是对于历史节奏之“缓急”随时代变迁而相互转换的观察与认识的总结。<sup>②</sup>

在中国古籍中，“节奏”，原指乐音的高下缓急。《礼记·乐记》写道：

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文采节奏，声之饰也。君子动其本。

<sup>①</sup> 《春秋繁露·玉杯》。

<sup>②</sup> 《周易·系辞下》所谓“刚柔相推”，《礼记·乐记》所谓“阴阳相摩”，也有相类同的意义。

而“啾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所谓“屈伸俯仰，缀兆舒疾，乐之文也”，且“礼、乐、刑、政，其极一也”，作为乐音的“节奏”，已经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而曹丕《典论·论文》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评论，其中也说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可见音乐的“节奏”，也曾经被引喻为多种文化形式的象征。本书所讨论的历史节奏与文化节奏，则直接是指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及不同的民族文化体系中历史演进与文化积累的运动速度与运动强度，以及“缓急”之间，“舒疾”之间，“刚柔”之间，“动静”之间，“慢易繁文”与“猛起奋末”之间相互转换的规律。由此自然也可以多方位多角度地反映历史文化的总体面貌。通过对历史节奏与文化节奏的考察，应当能够更精确地认识推动历史不断发展的“本”，更真切地体察促进文化不断完善的“气”。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Toynbee, A. J.)在他的史学巨著《历史研究》一书中提出了一种以分析各种文明的循环发展和次第衰落为基础的历史哲学。这部书写作的原定计划，第11部为《文明历史的节奏》，然而在实际写作过程中，这一部却改为《历史中的法则和自由》了。<sup>①</sup>可是我们尽管在这部书的节录本中，仍然可以看到在“历史中的法则和自由”的标题下，汤因比先生也有关于“文明历史的节奏”的论述。例如，他写道：“文明的解体，正像区域性国家的战争一样，是在一系列有节奏的起伏状态中进行的”，“文明的生长，像它的解体一样，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节奏运动。”在这部书的第5部《文明的解体》中有《解体的节奏》一章，其中也说到“要探索所谓生长的节奏和解体的节奏之间的一种相同而又是相反的现实

---

<sup>①</sup> [英]汤因比：《历史研究》“全书计划”译者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第3页。

象”。不过,汤因比这里所说的“节奏”,是指一种所谓“动乱——集合的周期性节奏”<sup>①</sup>,其意义大致与列宁在《辩证法的要素》中说到的“在高级阶段上重复低级阶段的某些特征、特性等等,并且仿佛是向旧东西的回复(否定的否定)”以及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说到的“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sup>②</sup>相接近,而与我们在本书中所讨论的历史节奏与文化节奏不尽一致。我们所说的“节奏”,更侧重于历史文化进程中的运行速度。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就此也有精采的论述。例如,在第3部《文明的生长》中有题为《停滞的文明》的一章,其中写道,除了“发展的文明”和“流产的文明”之外,“还有第三类文明,对于这种文明我们必须称它们为停滞的文明。这种文明虽然存在,但是没有生长”,“它们都有一种共同的特别困难的处境”,即“丧失了活动的能力”。汤因比在《生长中的差异》一章中还指出,社会对于挑战的应战,推进着文明生长的过程,不过,不同的社会“对于同样的一系列共同的挑战可以有多种多样的经验。”“有些失败了,而另一些却成功了”,“同时还有一些,他们既未失败也未胜利,它们只是苟延残喘地生存下来,等着胜利的社会替它们指出一条新的道路,然后它们再老实地踏着拓荒者的脚步缓缓前进。这样一来,每一次挑战都在社会内部造成了差别,挑战的时间愈长,这种差别就愈大。除此而外,如果在生长的过程中,挑战对于全体都是一样的,而差别的现象只出现在一个生长的社会里,那么更不待言,同样的过程就一定会使一个生长的社会和另一个社会产生差别,逐步形成了挑战本身性质的改变。”<sup>③</sup>

对于这种不同社会及同一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在文明“生长

---

① [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下册第333至334页,中册第387页,下册第333页。

②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卷第608页,第715页。

③ [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第205至206页,第304页。

中的差异”的研究，无疑是理应受到历史学者和文化学者的特别关注的课题。

《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述了这样的历史故事：公元前522年，齐景公行猎，梁丘据匆忙逢迎追随。齐景公感叹道：看来只有梁丘据与我的心愿相“和”啊！晏子却批评说，他与您只能叫做心愿相“同”，却是不可以称作相“和”的。齐景公问：“和”与“同”难道有什么不一样吗？晏子回答说，二者确实是不一样的，“和”如同烹物羹汤，“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焯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洩其过。群子食之，以平其心。”厨师精心调“和”五味，使之相互作用，互补互利，正是通过这种不“同”之“和”，而成其鲜美。晏子指出，君臣之间也应当如此，君主正确的意见中有错误的成分，臣下应当指出其错误，而进一步成就其正确；君主错误的意见中有正确的成分，臣下也应当肯定其正确，而切实纠正其错误。如此就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晏子赞颂先古圣王政治的成功，就在于综合利用不同政治思想、不同政治主张中的合理成分：

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

晏子以为和谐五声如同调和五味一样，也具有深刻的文化理喻意义，他说：

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  
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  
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  
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sup>①</sup>

晏子批评说：梁丘据却不是这样，君主以为正确的，他也随声附和加以肯定；君主以为错误的，他也随声附和加以否定。这就好比用水添加在水中以调味，谁会喜欢这样的饮食呢？好比用琴瑟奏单调平淡之音，谁又会喜欢这样的乐曲呢？所谓“同”之不值得赞许，原

---

<sup>①</sup> 《诗·豳风·狼跋》。毛亨传：“瑕，过也。”郑玄笺：“不瑕，言不可疵瑕也。”

因正在这里。<sup>①</sup>

所谓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刚柔、迟速、高下、周疏，都是指音乐的节奏。晏子在阐述应当倾听不同意见，以保证决策之正确的政治思想的同时，实际上也以音乐节奏为比喻，提出了“疾徐”、“迟速”自然“相成”、“相济”的文化节奏理论。这种较早提出的关于文化节奏特征与规律的认识，对于我们考察中国文化节奏独具特色的历史演变过程，理解不同时代人们不同的文化节奏观以及有关文化节奏的社会心态所反映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历史节奏与文化节奏“疾徐”、“迟速”的演化，是由极其复杂的因素促成的。同时，这种演化又严格规定着历史文化风貌的基本特色。因此，历史节奏与文化节奏的研究，确实是真实地描绘文化史的全貌，科学地探索历史前进的动因的重要条件之一。通过对世界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系统的历史节奏与文化节奏的比较研究，又可以更准确地认识历史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以及中国文化在人类文化总体中的历史价值和历史地位。通过对中华民族不同历史阶段发展节奏的比较研究，则可以更具体地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特色，从而更全面地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进而为现代化建设的高速度发展，提供作为基本条件之一的国情认识的历史依据。通过对历史节奏与文化节奏及其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基因的深入研究，还可以从新的角度从事社会分析，并且进一步充实我们以往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的认识。

---

<sup>①</sup> 《国语·郑语》记述史伯与郑桓公论兴衰，也有涉及“和”与“同”的内容。史伯批评周政“去‘和’而取‘同’”，指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

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兮，变化而殫。沕穆无穷兮，胡可胜言。……水激则旱兮，矢激则远。万物回薄兮，振荡相转。云蒸雨降兮，交错相纷。大钧播物兮，块圪无垠。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谋。迟速有命兮，焉识其时。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

贾谊：《鵩鸟赋》

## 1 迟速有命，焉识其时

### 1.1 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

中国古代思想家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山川自然的变化，社会历史的演进，很早就有天地万物都在发展变化的认识。《周易·泰》所谓“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就体现了肯定世界一切事物都在发展变化的观念。有人甚至认为作为周人卜筮用书的《周易》的“易”，就取义于“变易”<sup>①</sup>。

对于导致社会历史演进的终极力量，起初人们归之于“天

---

<sup>①</sup> 《周易》的“易”，也有解释为“简易”、“交易”，甚至“不易”的。参看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上册第32页。

命”。大盂鼎铭文说：“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诗·周颂·昊天有成命》：“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二后，指周文王和周武王。对于当时人们尚难以总结其真正原因的体现文化节奏的社会生活形式，也有人指出自有天意规范其秩序：

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sup>①</sup>

不过，对于社会历史认识的深化，使得“天命”崇拜开始动摇。人们一方面迷信“天命不易”、“天命不僭”<sup>②</sup>，一方面又发现“天命靡常”<sup>③</sup>即“天命”又是频繁地转换变化的。

尽管对于文化节奏形成与演变的历史原因认识可能有所不同，但是从对远古社会生活情景的回顾与追述看来，中国早期的文化史学者和社会史学者大都注意到远古时代社会生活节奏十分迟缓的事实。

《庄子·应帝王》是宣传“无为”政治的名篇，其开篇就告诉人们这样一个故事：齧缺求教于王倪，四问而不知。齧缺于是跃而大喜，奔走而告于蒲衣子。蒲衣子是传说中尧时贤人，年八岁时尧即前往请教，让位而不受。又有蒲衣子也是王倪的老师的说法。薄衣子回答齧缺说：

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犹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于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

你今天才知道无心自化，忘知不言的道理了吗？有虞氏舜尚且不及上古帝王泰氏呢。舜时胸怀仁义，以赢得民心，然而已经难以跳出是非之域。泰氏之时，则忘己忘人，无得无失，尚没有踏入

---

① 《国语·周语上》。

② 《尚书·大诰》。“天命不僭”，即天命不差。

③ 《诗·大雅·文王》。

是非之域。<sup>①</sup>所谓“其卧徐徐，其觉于于”，反映远古时人生活节奏的徐缓安闲。唐人成玄英解释说：

徐徐，宽缓之貌。于于，自得之貌。伏牺之时，淳风尚在，故卧则安闲而徐缓，觉则欢娱而自得也。

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也引述了这样的解说：

司马云：徐徐，安稳貌。于于，无所知貌。

简文云：徐徐，于于，寐之状也。

也都理解为对舒缓的生活节奏的描述。

《庄子·马蹄》也指责仁义礼义败坏了淳朴的道德，其中说到远古时代“一而不党，命曰天放”的自由没有拘束，也不必“蹙蹙”、“踉跄”，紧张地穷竭心力的境况：

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羈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及至圣人，蹙蹙为仁，踉跄为义，而天下始疑矣。澶漫为乐，摘僻为礼，而天下始分矣。

对于“其行填填，其视颠颠”，成玄英理解为：“填填，满足之心。颠颠，高直之貌。夫太上淳和之世，遂初至德之时，心既遣于是非，行亦忘乎物我。所以守真内足，填填而处无为；自不外求，颠颠而游于虚淡。”也有解释作“质重貌”、“重迟”、“详徐貌”<sup>②</sup>。“蹙蹙”、“踉跄”、“澶漫”、“摘僻”，都形容肆力、极力、竭力、奋力。《庄子·马蹄》在篇末又说道：

夫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

---

<sup>①</sup> 成玄英疏：“有虞氏，舜也。泰氏，即太昊伏羲也。三皇之世，其俗淳和；五帝之时，其风浇兢。浇兢则运知而养物，淳和则任真而取字，不及之义，验此可知也。”

<sup>②</sup> 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

熙，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县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跂跂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也。

赫胥氏，是传说时代上古帝王。庄子认为，在礼乐文化成熟之前，当时的人们“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完全处于一种无忧无虑、轻逸安闲的境况。《庄子·盗跖》又再次赞美当时的社会风习：

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

成玄英仍解释说，“居居，安静之容。于于，自得之貌。”

《淮南子·俶真》也追述上古“其寐不梦，其觉不忧”的时代，说道：“古之人有处混冥之中，神气不荡于外，万物恬漠以愉静”，“当此之时，万民猖狂<sup>①</sup>，不知东西，含哺而游，鼓腹而熙，交被天和，食于地德，不以曲故是非相尤，茫茫沈沈，是谓大治。”认为这种节奏舒缓，“恬漠”“愉静”的社会，是最理想的治世。《淮南子·览冥》记叙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积芦灰以止淫水的故事，也说到当时社会生活节奏的特征：

当此之时，卧倨倨，兴眇眇，一自以为马，一自以为牛，其行蹊蹊，其视眇眇，侗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

汉代人高诱解释说：“倨倨，卧无思虑也。”“眇眇然视，无智巧貌也。”清代学者王念孙《读书杂志》九之六指出：“眇眇，当为盱盱。”如此正与高诱“无智巧貌”的解释相合。而《庄子·盗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于’与‘盱’声近而义同。”

西汉末年，王莽专政，终于取代刘氏集团，建立了新朝。王莽是

---

<sup>①</sup> 猖狂，这里可以理解为肆意恣行。《庄子·在宥》：“浮游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

著名的“动欲慕古”<sup>①</sup>、“法古”而仰“先圣”<sup>②</sup>，“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sup>③</sup>的帝王，著名文学家扬雄仿司马相如《封禅文》，上封事给王莽，比较秦政，美化新朝，名《剧秦美新》，开篇就追叙上古时事：

权舆天地未祛，睢睢盱盱，或玄而萌，或黄而牙，玄黄剖判，上下相呕，爰初生民，帝王始存，在乎混混茫茫之时，暨闻罕漫而不昭察，世莫得而云也。

也说创世之初，“睢睢盱盱”、“混混茫茫”时，民智未开，对于世界的认识是浑沌迷茫的，其社会生活节奏也是迂拙迟钝的。

著名历史学家班固在《白虎通德论·号》讨论帝王名号起由时，也曾经说到上古时代原始生活的特征：

谓之“伏羲”者何？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覆后，卧之法法，起之吁吁，饥则求食，饱则弃余，茹毛饮血，而衣皮苇。于是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下，治下伏而化之。故谓之“伏羲”也。

所谓“卧之法法，起之吁吁，饥则求食，饱则弃余”，形容当时社会习俗迟缓散漫的风格。

东汉名士王逸在赞美两汉建筑文化杰出成就的辞赋名篇《鲁灵光殿赋》中，描述当时宫廷建筑以壁画等美术形式纪实，“图画天地”，“诂之丹青”，“随色象类，曲得其情”的情形。而鲁灵光殿壁画这种形象史记的最初的部分，就是关于原始时代的内容：

上纪开辟，遂古之初。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伏羲鳞身，女娲蛇躯。鸿荒朴略，厥状睢盱。焕炳可观，黄帝唐虞。轩冕以庸，衣裳有殊。

---

① 《资治通鉴》卷三七“王莽始建国四年”。

② 《汉书·王莽传中》。

③ 《汉书·食货志下》。

所谓“鸿荒朴略，厥状睢盱”，张载注：“鸿，大也。朴，质也。略，野略。上古之世，为鸿荒之世也，画其形亦质而略。睢盱，质朴之形。”“睢盱”，其实与所谓“徐徐”“于于”，“居居”“于于”，“倨倨”“盱盱”，“睢睢”“盱盱”以及“法法”“吁吁”等，其涵义都是一样的。

原始时代文化节奏的缓慢，还可以通过一些国家和地区现存原始部族的调查材料得到说明。中国古籍有关偏远山区少数民族“作乐三月”，“惟务追欢”<sup>①</sup>，“寿考逸乐，不与世接”<sup>②</sup>等记载，也可以为佐证。现代人类学研究也可提供某些有关资料。例如，英国人类学家塞利格曼(Seligman, C. G.)曾经说到，非洲尼洛特人青年，“会一连几个小时对着他的牛唱歌，和它玩耍”<sup>③</sup>。德国人类学家利普斯(Julius, E.)也曾指出，哥伦比亚的布查人“把一年分为界限分明的三段，其中有一段是专门从事宴会的时间”。现代人在游乐之前，往往需要相当多的复杂的准备工作，无论人们意识到与否，繁琐的准备工作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抵销了一部分快乐，“此外，文明人的‘休养’，仍常带有紧迫性。”然而，“原始人在这方面幸运多了。他们不需要为生活得愉快而努力准备。他们快活的性格不会因成功或失败而受影响，使他们永久保持一种愉快的精神状态。他们并非生活在天堂之中，艰难困苦是很多的，但他们完全适应自己那狭小而危险的世界，甚至不可避免的失望也能化为一种平静的哲人似的精神状态。当不幸的时候，未曾开化的人们希望事情变好。实际上，他们总是过得愉快的，因为他们要做什么事情，从不考虑时间的因素，他们是决不‘迟到’的。”在发达文化中，文明人的宴会、联欢、节庆活动，是事先决定在规定时间内举行的，因而“有一种时间逼近的感觉，和原始人思想意识完全不协调”。而“原始人那种普遍的、自发的、时间不定的各种方式的娱乐”，那种“丛林中和草

① 樊绰：《云南志·蛮夷风俗》。

②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黎》。

③ [英]塞利格曼：《非洲的种族》，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8至129页。